

天下郡國利病書

三二



浙江下

備錄

嘉興府志 國初凡竈丁皆發團煎鬻、正統中侍郎周忱始議分附場為
濱竈遠場為水鄉竈濱竈鬻鹽水鄉竈出工本米後濱竈逋課累水鄉改
議水鄉自納折色鹽銀設百夫長集收百夫長徃過徵竈為之困成化
末都御史彭韶改議水鄉竈盡歸民役其折色銀歸糧耗帶徵濱竈丁缺
補以曠丁不足補以水鄉初三場各有草蕩若干頃竈戶既給鹵地復給
草蕩煎鬻易辦自鄉竈歸民原撥草蕩乃立蕩戶歲征其入曰蕩價三場
各設收頭征之欺獎視百夫長尤甚嘉靖中有司改議蕩價併歸秋糧而
水鄉蕩盡給濱竈然於竈雖優而民則病矣昔商人中鹽一引才輸邊粟
二斗五升恒操其贏竈戶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一千五百文可易米一石
故課易辦鹽有餘積民戶口得於運司支口食鹽自給有司固征其入曰
鹽糧自釗法不行竈戶日以耗散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復

給商民蓋交病之然鹽口之稅官吏每口一十二觔市民六觔每觔納鈔一貫鄉民二觔二兩五錢每觔納米四升三合二抄五撮鹽雖不給而原額固在有司併其額入稅糧內帶徵食鹽廢而私鹽日熾矣有司知其原復其舊制草蕩以歸憲不以稅民鹽口以惠民不復併稅則私鹽息而商利倍邊儲尚亦有賴哉

府境之水其大者三曰漕渠俗呼運河曰長水塘曰海鹽塘而漕渠最大隋大業庚午煬帝發衆鑿渠擬通龍舟起餘杭盡京口廣十餘丈勝千斛之舟

本朝用為孔道入府境歷崇德桐鄉秀水三縣凡一百二十七里西南自湖之德清縣金鷺鄉界二十五里至崇德穿縣壞北出又二十里至石門塘折而東彎環如帶曰玉灣春秋吳越置石門限處今桐鄉縣二十五西北隸本縣西北隸崇德居民互市于

注三

此亦名石門市。入桐鄉境一十八里，東逕皂林市。在清風鄉古皂林寺西。

宋置石門鎮。

有元將路成營。

本朝

大將軍徐達討張士誠，獲其俘六萬于此。今皂林巡驛及館舍，即其舊址也。

本朝

驛便民倉及皂林驛在焉。今嘉靖甲午始徙驛于縣治西南。又東二十

五里入秀水境，又東三十里，達府城出杉青閘。在縣北五里。宋嘗置吏，有步橋，今置受穆溪水。

在縣東北四里水。

接上谷湖入太湖，為北漕渠。

俗呼北運河。

又二十三里為

王江涇。在漕渠之東，相傳王氏江氏居焉，故名。亦名聞川東三里為聞家湖。宋聞人氏家焉。

相傳聞人尚書

而佚其名。川上有聞川市，亦名王江涇市。舊在官塘之東，宋徙置塘西，有王江涇巡簡司。

東北界于吳江長水塘之

水源自海寧諸山出峽石東北流二十里出吳老橋入嘉興縣境，東過練

塘。在縣南二十五里，一名練浦，吳王練兵之所。東南通海鹽之橫塘。

其支流北注秀水，西界之幽湖。

在縣西南。

四十里，又北十里入桐鄉界之濮院鎮而合於漕渠，其正流三十里至城南。

濱為鴛鴦湖。在縣南三里，湖東有煙雨樓，五代時中吳節度使景陵王錢元璵築臺為登眺之所。以其在府治之南，又謂之南湖。

王錢云。

又支流東北三里為螺潭在秀水縣與鴛鴦湖水並匯于彪湖在縣南二里一名馬場湖中有濠股塔其一北經宣公橋循城而北與秀水合並會于北渠分流入相

家湖又東北十五里其一北流入嘉興境之蘆墟塘在縣西三十六里又東北二

十七里入吳江界其一東流為茜溪在縣北十二里一十六里北流為斜塘在縣北二

十四里一名平川一名西塘村落甚衆有陶庄稅課局

又北流二十里入吳江界其一東北流四十里合王宿涇北尤里港俱在縣西北二十四里諸水入祥符蕩在縣北二十四里周二十餘里東北

流十里入吳江界一自熙春橋一名嚮前橋在縣東二百步東行八里至鳳凰洲中涇

天馬今呼駢馬今呼雙溪會龍諸橋之北為六里街人煙物貨空集倍於

城中鳳凰洲逆流中據分會龍以東之水南曰漢塘北曰華亭塘漢塘唐

和七年東入平湖縣境行五十餘里為市西河與漢塘接至新豐十八里嘉興五十四里東經所鑿

縣治又東三百步入當湖即漢武原縣陷為湖者周四十餘里又東三十

里入泖港東北至廣陳歸于東泖接華亭界

按韻書泖即華亭水也詳符圖經谷泖南出泖橋東南至

廣陳又東至當湖又東至捍海塘而止朱伯原續吳郡圖經泖在華亭境海鹽蘆瀝浦行二百餘里南盡於浙江即谷泖之故道也又云自泖而上

繁達百餘里曰長泖陸道吳地記海鹽東北二百里有長谷即谷泖也今

按本縣舊隸海鹽圖經惟本縣有華亭鄉之南即當湖之東北有泖

港蜿蜒至於橫泖此為本邑之泖也其泖橋三泖則在今華亭縣界然當

湖乃泖所自出泖港橫泖為三泖之上流雖有谷泖長泖上中下三泖之

殊其實皆一泖流通也廣陳

東至當湖東字當作西字
華亭塘入嘉善縣境東北行三十里經縣

治前南合白水塘

在縣南十二里

舊廟塘

在縣南二十里

又東二十四

里入華亭界又自縣西南分華亭塘水達縣治後而東十二里曰魏塘河

亦名武塘前與太平河會流南入華亭塘東入葛蒲塘又自縣西半里曰

伍子塘南引胥山以北之水北經雙葑港平山塘會西塘

在縣北二十四里有西塘鎮

入祥符蕩稍東為葛蒲涇在縣東北三里有東西二涇北經胡塍塘葉蕩又東經張涇匯在縣東十二里蓮花涇在縣東北十八里北會風涇之白牛塘在縣東北二十四里查家蕩在縣東北二十六里祥符葉蕩諸水俱會於章練塘在縣北三十六里風涇之水又東為秀州塘折而北過泖橋與章練塘之水皆入于泖一自東郭湖西經麟湖在縣西水縣分屬有東西二湖俗呼北流于夏墓蕩在縣西北三十里下保西又北達于汾湖北入山湖海鹽塘之水發源于海鹽西南境澉浦諸山合流東北二十五里為橫塘即海鹽塘又三里入嘉興縣境為彪湖

海塘去郡城百里而遠亘海鹽平湖二縣之境延袤百七十里南與會稽四明相望舊志載秦始皇於此嘗欲架橋跨海今有石突屹海中者今猶指為橋柱云宋志海鹽東南五十里有貯水陂南三里有藍田浦東三里

有橫浦東通顧邑南入海又有三十六沙九塗十八岡及黃盤七峰布列
海壠今縣治去海僅半里舊陂塘之迹悉淪于海而金山相去益遠潮汐
自龕堵上潭涸流激射海寧黃灣境至秦駐白塔間勢復湧撼游濤乘風
壞民廬傷禾稼為全吳憂堤議亟唐開元築太平堤歷宋紹興間海盜令
立未築堤二十里咸平間轉運使常楙築新塘三萬六千二百五十尺元
至正甲辰縣令顧泳築捍海塘四萬八千尺而塘故土堤易壞由是棄田
漸為海明興奠海之政益詳而堤顧數圮洪武三年詔宋署令治堤
易土以石凡二萬三千七百尺後十七年是堤竟以潮潰本司叅議閩察
發民丁築之未幾復潰詔右通政趙居任發蘇松等七郡民增築之隨
復潰洪熙宣德間役無寧歲巡撫侍郎周忱謂石堤內虛乃築土五丈實
其裡募郡民七百人部分築之按堤尺度俾分護椿石嚴其禁防歲以為

常永十年海大溢塘悉潰知府黃懋以聞詔懋為復堤堤凡糜銀三十萬八千兩有奇越十有九歲景泰甲戌又潰僉事陳永因舊址更為新堤成廣百二十尺高什之二糜銀視舊損什之三後十有八歲海大溢堤盡圮民溺死者無算時參政邢簡僉事趙銘因遺石修築之不甚堅自是毀敗數修民多困殆流移久之憲副楊瑄倣宋王荊公治鄞時定海塘法砌石坡陀以殺潮勢內實磊石以防內潰堤竟完好先是郡歲貯堤費銀七千有奇有司操其竒羸土民以興築為利輒盜取椿石去冀速圮當事者巡省不時不覩其風濤蕩激之狀楊堤固堅久不加葺治餘十年亦竟潰弘治戊申侍郎彭韶按視海邦檄郡募工令通判蹇霆知縣譚秀起藍田北抵丫叉為堤九千餘尺植椿疊石外縱內橫以漸坡陀畧如楊法下廣一十五丈上廣三之二高十有八尺內實土如其高役夫二萬五千

人、糜銀四萬五千兩。後十餘年，海溢堤決龍王廟知縣王璽修築餘二百尺。癸未秋，潮大作，泛濫百里。舊堤悉圮。督水郎中林文沛究所圮堤無慮數十處，而王所修獨存。乃按王所築法擇方石縱橫交錯，補葺諸圮。自丫叉口南抵宋庄，所築凡一萬三千七百尺。後十歲，僉事蔡時立分地程工，法度堤丈尺，酌勢煩易，配以里甲，使人自為力，期以三歲會成。增補教場堤亦一千七百尺。大都海塘受患東北風為烈，而天闕迤南當其衝，教場迤北勢差緩矣。正德以來，天闕外堤毀撤，而內堤獨當其衝，勢甚單子。夏浚知海鹽，議作複堤，蓋即以今之內堤作外堤也。因條八事，竟弗克施。後僉事黃光昇通約前法築堤，志勤力殫，績用可述。按海堤自金山內徙，漸及百里。濱海居人，值三秋大汛，潮天連雨，東北風張甚。或山謹海咤驗候云山謹風潮來海咤風雨多皆不証謹謂海中海嘯聲也，海鷗啾鳴。或是年後小素迷望之山，忽皆在目。咤讀如蹉，萬喙聲也。

至七日逢壬輒憂海溢余聞海人言為之惻然余嘗遊會稽觀湯守紹恩所築三江閘植址滄溟橫亘千尺未嘗不嘆其奇詢諸父老輒言湯守之誠懼竟以集事然其事大類朱子築黃巖塘法用鐵為盤丈巨盤置之潮衝潮至盤所輒不復作豈金固止水物耶今龕赭以東海壩墳起五十里餘姚蘭風諸鄉海水北却亦十許里具可種藝明越海堤宋元以前修治最數入國朝來工役頓省實大勢致爾境觀乘除陵谷轉徙則郡境捍海之後亦安知後此無息肩時邪

又白南齊書卷之二十三有記十都縣海潮之害載之
過半歲而王僧孺之弟僧達為之立碑文云昔者海潮之害
莫矣每歲必大計其數百萬石皆水泊中耗及率多漂沒
入海歸而無存者半歲中水泊中耗及率多漂沒而亡者

海鹽縣志食貨篇 凡賦役以戶口田土編里甲出稅糧與泛差其正也
稅糧改為增耗為均則泛差改為甲首錢為均徭為條鞭銀與今之為均
甲為歛解其變矣而課程而益課又其餘焉凡此皆東南所同寧獨余邑
法之弊遞相為救而漸調於平者率漸繩於重數十年來有一厘改定有
一增派征歛之日繁亦時勢所必趨也茲以歛若數及諸所條議備著於
篇雖在_舊在一邑乎他郡國槩可推已儻亦經國君子所必采究者焉

戶口 戶口隱漏為當今宇內通弊不獨東南然也迺東南隱漏所繇獨
多者又自有說 國初編審黃冊以人戶為主凡一百一十戶為一里
長之就役以丁數多寡為次是賦役皆以丁而定丁之查覈安得不明也
後漸參驗田糧多寡不專論丁而東南開墾益多地利逾廣其勢不得不
繩重田畝以僉派里役於是黃冊之編審皆以田若干為一里不復以戶

為里人丁之附田以見者盡花分詭寄之人所捏造而非真名滋生者不入冊烏有者終游移至田去名存無人頂認而籍滋脫漏之奸民增賠販之累矣此江北之以丁定差者今尚有真戶籍江南之以田定差者今槩無實口數弊所為獨甚也

勾軍 萬曆四十三年御史李公邦華通行浙省將軍戶分為七欵一為有軍在衛並無雜丁在籍一為丁盡戶絕止存軍產一為丁盡戶絕向存戶名未除一為原註奏豁近經辦豁一為新軍全家赴衛本籍並無戶丁一為新軍雖有戶丁在籍不係在衛所生以上六欵備將畧節刻為書冊銷除遇勾照冊回覆其有軍在衛有丁在籍者自為一欵另給循環簿稽查以備勾補其檄文曰勾補軍丁在國家為必不可廢之法在民間為大不忍聞之事祖宗朝嘗遣清軍御史巡行天下專勅清查民間紛然不

勝因累。今上二年，允廷臣奏請，始罷專遣，而并歸本院，蓋欲與百姓休息德意四十年間，確守成憲，非奉單不行勾，非造冊不歲清，似若令小民去湯火而莫衽席而惡知本原之地，未經搜剔，名為休養，仍滋蠹老奸巨猾，盤據為害，弊深於下而澤不究於上，所從來矣。試舉其畧：國初法意主嚴事率引例，故遣戍獨多，每一州縣無不以千數計，積傳至今，有一邑而萬計者，此為千為萬之家相傳二百五十餘年，子孫之消長家業之興廢，滄桑不知幾變，乃按籍而稽軍丁者如故也。當未奉勾單之日，人以為於衙門^內無相涉也，然孰意十年則有撻底冊之攢造乎？五年則有繼丁冊之攢造乎？此二冊者，紙張筆墨何以出患花派之無名采抄寫工食何以給患需索之無術乎？有派有索而民擾可知已，然此猶論於無事之時也。一奉勾單，所勾多不過三四名，少不過一二名耳，部檄一下，縣票隨出，追呼

臨門舉家驚懼巧者百計營脫悍者健足竄避展轉結勘乃得一丁起解而軍裝之措置軍妻之僉娶長解之路費卒然科歛紛紜告擾一家之人肝膽塗地矣然此猶論於有丁之家也其有丁盡產絕無從勾補單到之日有司漫難申擾不得不行查取給於是無親房則問族屬無族屬則問里長產業指東畫西姓名移花接木得錢即始為回銷無賄仍不與開除一番嚇詐何異却據然此猶論於勾單之有據者也甚至單中所載有姓名而無住址有縣分而無都圖事涉渺茫莫可窮詰則乃遍行搜查此都盡復尋之彼都一里完又覓之他里捕風捉影沿門挨戶究竟終是烏有初發不勝株連徒飽差腹何益行伍然此猶係奉勾之不能已者也至若積年奸書通同清軍縣丞衙老蠹家藏底冊世傳衣鉢自恃慣熟幾如狐之憑城民畏數弄恰似羊之見虎歲時買求各有定額即無单勾之事亦